

重新思考非洲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实施

万德伍森·塔姆拉特

万德伍森·塔姆拉特 (Wondwosen Tamrat)：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的创始人兼校长、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PHE) 成员、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执行主任

电子邮件: wondwosentamrat@gmail.com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一半位于非洲。然而，这种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于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为从各级教育系统毕业的 1000-1200 万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

需要关注技能培养和就业创造

与过去不同，年轻毕业生现在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技能不匹配以及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所占比例较低是普遍现象。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导致自尊心低下、绝望、永久性的国外移民寻找更好的前景，以及犯罪率上升，对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获得相关技能和创造就业机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高等教育领域政策改革的一部分。这在个别政府正在制定的技能发展战略，以及非洲联盟制定 (the African Union) 的“非洲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战略” (the Continental TVET Strategy) 和“2016-2025 非洲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战略” (the Contin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2016-2025) 等区域倡议中得到了广泛反映。非洲各国政府有责任建立能够应对劳

动力市场所需的高等教育体系，以遏制非洲范围内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非洲的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 14 亿增长到 2050 年的 25 亿，到 2100 年将达到 43 亿。届时，预计将有 3.64 亿人处于 15 到 35 岁之间，这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这对于通过发展人力资本、知识创新与传播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适龄人口中，只有 9.4% 的人群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 38%。撒哈拉以南地区将 21% 的政府教育支出用于高等教育，27% 用于中等教育，43% 用于初等教育。

应对年轻人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然而，这些部门的政策改革历史充满了起伏、误解和不良影响，这些因素影响了国家政府所设定的诸多假设和方向。从过去的弱点中汲取教训，并了解不断发展的需求性质，对非洲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充满挑战且复杂的未来至关重要。

过去的影响和教训

非洲的殖民历史因其造成的诸多损害而广为人知，包括年轻一代与其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根源的疏离。殖民主义的影响，在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对前宗主国机构的同构

倾向和依赖性上依然显而易见。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独立后期，非洲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国家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和非洲化系统的重大责任，但其成效有限。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人口、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进一步加剧，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治理和管理系统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差，质量下降，研究成果稀少。这些挑战因世界银行等有影响力的捐助者的政策建议而加剧。这些建议包括在一系列措施中，弱化高等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推动公共体系中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多样化资金来源，包括成本分摊机制。这些政策大多不符合非洲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导致了各种不良后果。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重新强调非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推动了非洲高等教育机构重新定位，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引擎。除了各国政府采取的具体行动外，非洲还开展了多项地区和全球承诺与举措，促进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恢复与振兴。目前，政策改革的需要继续受到老问题和新问题的推动，包括就业能力、数字化、质量和相关性以及公平与不平等。

数字化

非洲需要从使用数字技术中受益，这种转变通常被描述为教育史上最快的范式转变之一。非洲急需投资并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以克服目前有限的互联网访问能力。高昂的费用、缺乏技能和意识，以及文化接受度不足，也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障碍。

教育机构需要将数字化转型纳入战略规划、组织结构和运营流程中。如果政策、实践和观点不发生变化，那么将无法应对数字化带来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公平与不平等

尽管初等教育阶段在公平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非洲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大陆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仅以参与率最低而著称，而且在解决来自低收入群体、妇女、残疾人和难民学生的平等获取问题方面也存在着重大问题。

尽管各国应改进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但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同样必须将公平性和不平等置于重要位置，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共同增长。

质量和相关性

非洲的高等教育在整体质量和绩效方面面临严重阻碍。学生人口的不断增长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课程的相关性仍然存在问题，这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和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无法建立联系，以及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持续不匹配等问题上都有体现。

在非洲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平均比例估计不到 20%。高级教授很少而且退休速度很快。教师的低工资、缺乏研究资金和设备，以及有限的院校自主权导致许多学者离开自己的国家寻找更好的机会。

提高毕业生质量需要创造有利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加强现有基础设施，制定正式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增强该领域的新举措。

结语

非洲的高等教育系统为将非洲大陆的人口增长转化为人口红利提供了机会。这个领域通常被视为消除贫困、促进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的关键。2015 年 3 月在塞

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了第一届非洲高等教育峰会 (the First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Summit) , 会上所发表的《宣言与行动计划》 (*The Declaration and Action Plan*) 设想, 到 2050 年, 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与世界其他地区旗鼓相当。参会者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入学机会; 创建财政上可持续发展、高效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系统; 发展多样化、差异化、和谐化、相关性强、灵活和具有韧性的综合系统; 以及能够培养出高技能、创新能

力强、就业能力强、道德良好和具有公民意识的毕业生, 来实现这一愿景。

鉴于这些愿景, 政策制定过程必须充分重新考虑高等教育部门对当前挑战和现实的响应能力。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须特别证明它们对经济、社会需求以及地方社区的相关性。特别需要关注阻碍从政策到期望成果转变的因素, 因为这是整个非洲大陆面临的严重瓶颈, 对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巨大挑战和不断发展的现实至关重要。